

自述 | 任俊峰：成年人虚幻的“美丽世界”

“这个世界，我接受，适应，甚至享受其中，但我保留质疑它的权利。”

——任俊峰

创作自述

个展开幕式的第二天上午接受完采访之后，我带着我的儿子回酒店。路上，儿子拿着一只狗尾巴草放在嘴里就哈哈大笑。我看着非常羡慕，就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。

我：“北北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开心呢？”

北北：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开心了呀。”

我：“爸爸现在每天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啊，可是也没法像你那么开心。”

北北：“你不要有那么多压力，放松一点就好了”。

我被他说的愣了两秒。

我：“怎么才能放松一点呢？”

北北：“你要保持一颗童心。”

我不死心还想再问问。

我：“那如何保持一颗童心呢？”

北北：“保持一颗童心就是要天真”。

说实在的，我有点耍赖了，我还想再往下问。

我：“什么是天真呢？”

北北：“就像小白兔被大灰狼吃掉之后，大灰狼的肚子里没有胃酸，而是空气。小白兔可以在大灰狼的肚子里生活，这就是天真。”

我当时有点懵，这是小孩子说的话吗？

在他那里，真实的和童话的世界是都存在的，他有能力在两个世界之间自由切换。小孩子原来很厉害。

很多成年人都失去了这种能力。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童话世界,就像我作品里的那个美丽世界。那个世界里,有成年人都喜欢的成功、权利、金钱、唯美、高尚。只是多数的成年人,要么沉浸在那个美丽世界里无法自拔,迷失自我;要么好像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,变得麻木冷漠。成年人也需要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。

如果在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里,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,你是想在新世界当中被规训,靠着唆麻得到无上欢乐,还是想在野蛮世界当中物质匮乏,自由生长?小孩子的选择竟然是既要还要。看来他们才是既有选择的权利,又有分辨的智慧啊。

回到我的作品《美丽世界》,我想表达的也是这两个世界:一个虚幻的成年人的“童话世界”,和一个用破坏提示的“真实世界”。

我的作品当中大量的用了喷笔。喷笔能更好的营造出那种虚幻的效果,很轻松的使那朦胧的美丽世界呈现在画布之上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朦胧代表着是一种不真实,是隔着一层迷雾在看待这个世界。首先在视觉上我很喜欢这样的画面,其次它又和我的主题不谋而合。它让画面上的美景和事物与我们之间产生了距离,也更容易把思考引向我对这些美、权力、信仰、力量的怀疑。

在画底和画面上,我还做了很多的“破坏”。有的是裂纹,有的是伤口,这也预示着这美丽世界脆弱的那个部分。

在“美丽世界”中,我选了非常多的素材:有花海,古希腊雕塑,佛造像,皇冠等等,它们代表了美、高尚、信仰、权力。我的上一次个展叫“孤独之上”,所描绘的都是一些渺小、常态化、不起眼的事物,比如说螺丝钉、火柴、仙人球等。我想表达的是那些渺小的事物,在孤独的面对这个世界时,对抗命运的伟大,和最终呈现的光荣与辉煌。

那“美丽世界”就是对那些辉煌与光荣隐藏的怀疑。这两个主题相互呼应,“美丽世界”的主体是“孤独之上”主体所追求的光荣与梦想,也是他们所对抗的命运本身。

这次个展上很荣幸的认识了艺术家石磊老师,我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,他对我的朋友圈进行了考古,还发给我一张很久很久以前的朋友圈照片。我也没忍住对自己的朋友圈考古了一番。感触很深,我的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作品。在这里面我看到了这么多年,我疯狂的投入和不断的作品面貌的变化。看到照片里的作品,我还能清晰的记得那一段时间的心境。随着自己的心境变化,作品的面貌也在不断的更新。未来的作品面貌,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,我只秉承着一个标准,那就是对自己作品的真诚。

我不知道未来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,同时就不知道未来我的作品会变成什么样的面貌。好像很多年前种下了一颗种子,它生根、发芽、成长,不断的结出一颗一颗的果实。我不知道它未来会长成什么样,我只知道它会一直生长。作为创作者的个体,我只能为它浇水施肥,努力的让它长得更加茁壮。

作品和创作者之间是相伴相生的关系。像是一对朋友,没有谁是谁的主导。对于我个人来讲,

创作是我幸福的源泉。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x5STAgIb0isEY-DSBGHLLA>